

## 第一章

# 有关批评理论的疑问

我们为什么要劳心费力去了解批评理论？它真的值得我们费这么大劲吗？那些抽象的概念（如果我都能理解的话）难道就不会干扰我们对文学作出自然的、个人化的阐释？这些问题或类似的问题，很可能是理论的初学者最常提出的问题，无论他们的年龄多大，也无论受教育程度有多高，这类问题从两方面暴露出我们不愿学理论的心理症结：（1）担心失败；（2）担心失去我们与文学之间的那种亲密怡人、令人兴奋、妙不可言的联系，而这恰恰是我们阅读文学的首要原因。我认为这两种担心都有道理。

1\*

除了一些明显的例外，大部分理论著述——包括理论名家的作品，也包括那些试图向初学者解释名家思想的作品——充斥着术语和理论概念，它们预设初学者对此很熟悉，实则不然。由于这类著述似乎与我们的文学爱好无关，更没有涉及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所以，它们就给人一种印象：理论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带到某个抽象的思想领域，在那里，我们搬弄最时新的理论行话（希望同行还没有听说过），随口说出几个生涩理论家的名字（希望同行还没有读过），以此自抬身价，自命不凡。换句话说，在过去的十年左右，批评理论方面的知识已经成为学术地位的标志，学生和教授争相抢夺的教育“资产”，于是，它就成了一种炙手可热的昂贵商品，很难再自居为艺术了。

事实上，大多数人在学习批评理论之时都会感到焦虑，主要原因在于，我们最先接触的是理论行话，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最先接触的是些以理论行话而自鸣得意的人。举一个例子，最近，有一位学生问我

---

\* 本书正文两侧的数字为英文原著的页码。

- 2 **作者之死**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种说法，他到处听别人讲，可没人给他解释，于是，在别人高谈阔论之际，他无从插嘴，顿感失落。这种说法的确切含义在别人交谈的语境下没有显现出来，因此，他感觉这个概念一定非常复杂，因为那些人在用这个概念的时候，总要摆出一副精英派头，还拿腔作势，仿佛人人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于是，这个学生就因为不懂这个术语而自认为蠢笨无知，因此，他不敢请教别人，害怕暴露自己的蠢笨无知。事实上，“作者之死”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但是，除非有人作出解释，否则，它还真让人不知所云。“作者之死”指的是，对于作者在文学作品阐释过程中的作用，人们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二十世纪的前几十年，老师经常教导学生，阅读文学作品应当主要关注作者——我们的任务在于考察作者的生平以便发现作者的用意以及他所要传达的思想、主题、寓意，也就是所谓的**作者意图** (authorial intention)。然而，时经多年，我们的关注焦点已经发生转变，如今，至少在当代许多批评理论家笔下，作者已不再被认为是具有意义的分析对象。相反，我们将关注的焦点转移到读者，转移到文本的意识形态结构、修辞结构以及审美结构，或者转移到产生文本的文化，而将作者抛到一边。就此而言，无论从哪方面来讲，作者都已经“死亡”。这个观念的确再简单不过，然而，正如个别学科中的许多观念一样，它很可能被用于排斥他人，而不是用来与他人交流。这种情况尤其应当反对，因为它会导致一个后果：让我们这些最为具体地得到批评理论益处的人与其他人隔离开来，这些人包括当前以及未来的中小学教师、社区大学的师生和全国数以千计的文科学院下辖系科的师生。这些院系是美国教育的主力军，然而，它们的师生却很可能因为不懂批评理论，从而无缘踏上通往学术明星之路的“快速通道”。

了解批评理论，会让我们得到哪些具体的好处呢？正如我所希望的，以下各章将会以例示说明，理论有助于我们使用一些有价值的新方法，学会看待自己和世界。这些新方法可能会影响我们对孩子的教育，无论是教育自己的子女还是教育学生；影响我们对电视节目的看法，无论是晚间新闻，还是情景喜剧；影响我们如何去投票，如何去消费；影响我们如何对待那些持有不同的社会、政治和宗教见解的人士；影响我们如何认识和处理自身的动机、恐惧和欲望。如果我们认为，人类的文化产物——不仅包括文学，还包括电影、音乐、艺术、科学以及建筑

等——是人类经验的产物，并因此而反映了人类的欲望、冲突和潜能，那么，我们就可以学会阐释这些文化产物，以便了解涉及人类自身的重要事情。我认为，读者会发现，批评理论为尝试者提供了出色的工具，这些工具不仅提供了新型和宝贵的视角，向我们展示了所在的世界，而且还提高了我们的思维逻辑性、思维创造性以及思维洞察力。 3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每一章都要解说所探讨的那派理论的基本原理，以便让读者看到这派理论家本人究竟写了什么东西。每一章都专讲一派深刻影响了当代文学批评实践的批评理论，还力图透过这派理论的眼光来看待世界。读者应把每一家理论当作一副新型眼镜，透过这副眼镜，这个世界的某些因素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而其他因素则退居为背景。刚才提出的这个想法是否让你心生犹豫？为了突出某些观念，其他观念就得退居其后，这是为什么？这难道不是在暗示，每一家理论只能提供这个世界的部分画面？

为了清晰地认识某些事物，我们的视线必须专注一点，突出某些因素，而忽略其他因素，就像拍特写的照相机，让镜头锁定的东西具体成像，而让其余的东西变成模糊的背景。这一点似乎无可避免，它是观察与学习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悖论。科学与宗教为什么看起来如此格格不入，原因或许就在于此，这不仅因为它们对同一现象的解释常有差异，而且因为它们将我们的视线集中在我们自身体验的不同方面。我们在理论学习的过程中要旁采众家，这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做法不仅提醒我们，若想总揽全局，多重视角至为关键，而且，它还有助于我们掌握人类体验背后的理解过程本身，从而提高我们的辨别力，认清每一种世界观的价值和局限。事实上，理论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最重要的启示就是：不同的方法论就是我们看待世界的不同方式，无论我们谈论的是物理学还是社会学，是文学还是医学。

事实上，正因为它们是观察世界的方式，各派批评理论才相互竞争，争夺教育界和文化界的主导权。每一派理论都自认为是理解人类体验最精确（或唯一）的手段。这样一来，各派理论之间的竞争就有了强烈的政治意味，至少就“政治”这个词的两种含义而言是如此：（1）不同的理论对于历史和时事（包括政府政策）的解释经常大相径庭；（2）时下最受欢迎的理论的倡导者，通常会找到最好的工作，为自己的课题拉到最多的经费。

即便在某派理论的内部，实践者之间也是歧见纷出，使得同一家理论内部出现了不同的思想派别。事实上，每一种批评理论的发展史，最终都是它的倡导者之间不断争论的历史，也是各家批评理论倡导者之间不断争论的历史。然而，若想理解一种观点，就必须理解这些异议人士表达他们的思想所使用的语言。本书会让读者熟知每一家理论所使用的语言，即每一家理论所依据的关键概念，从而帮助读者理解某派批评理论内部以及各派批评理论之间不断进行的论争。学会使用书中提供的不同理论语言，读者将会习惯于理论性思考，也就是说，读者将习惯于看到每种视角背后的种种预设，无论这些预设是挑明的，还是暗示的。

例如，当你阅读本书各个章节之时，我希望你能明白，我们对文学和世界的种种阐释，“个人化的”和“自然而然的”阐释，即未受理论“败坏”的阐释，它们所依据的种种预设，看待世界的种种方式，本身也是理论性的，只不过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将其内化吸收。换句话说，阐释其实都是理论性的。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那些引导我们思维的理论预设，然而，这些预设的确存在。例如，为什么我们会预设，在文学课上阐释一篇故事的正确方法就是要去发掘文中的意象和隐喻如何表达了思想或情感，或者，这篇故事是如何说明一个主题，或反映了历史的一个方面，或传达出作者的视角。相反，为什么在流浪汉收容所做义工、制作一座雕像或举办一次晚会就不是正确的反应呢？换句话说，我们在学习批评理论之前进行的各种文学阐释，看似非常个人化、自然而然，但是，它们都以各种信条为基础——有关文学、教育、语言、自我的信条——渗透在我们的文化之中，天长日久，我们就将其视作理所当然的了。

我希望，你在谙熟批评理论之后就会发现，它只会增强而不会降低你的文学鉴赏力。回想一下你在中学阶段的阅读经历。你是否还记得，当时你非常喜欢或非常讨厌某部或某两部短篇小说，也有可能是长篇小说或戏剧，可几年之后，你对它们的反应却发生了巨变？我们的生活阅历越是丰富，我们的文学体会就越是深厚。所以说，随着你对理论的理解力逐渐增强，随着你对人类体验和理型世界的思考逐渐加深、加宽，你就越能够欣赏文学作品意义的丰富厚重、本质多重和精妙变化。在这一过程中，你可能失去旧爱，但你会找到新欢，你的阅读视野会越来越开阔，你的欣赏范围也会随之扩大。

为了说明不同的批评理论阐释文学的方法不一而足，每一章除了从不同的文学文本援引简短的例证之外，还对同一部作品进行了详尽的解读，这部作品就是菲茨杰拉德1925年出版的名闻遐迩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sup>①</sup> 以下各章之所以聚焦于文学，理由有二：（1）研究批评理论的读者大部分是文学专业的师生；（2）文学被视为人类生活的“试验场”，它所提供的人类体验的例证，应当是所有读者常见的。

为什么用《了不起的盖茨比》而不用别的作品为分析范例？我之所以选菲茨杰拉德的小说，并不是因为我认为你定会发现它是一部伟大的作品或是一部惹人喜爱的作品，虽说许多读者都这样认为。我之所以选择它，是因为它非常适合套用书中的这些批评理论去加以分析。尽管，至少我们可以假设，所有作品都可以用任何一种批评框架去加以阐释，但是，对大部分作品而言，某些批评框架更为适用，其他批评框架则不然。如果用一种不恰当的理论框架去解读作品，很可能徒劳无功。在理论与作品之间牵强附会，会产生削足适履的弊病，无论对于作品，还是对于理论，都有所扭曲。当然，这就要看判断力了，至于哪些理论能够有效地分析哪些作品，读者的见解不一而足。我们的任务是，既认识到我们自身的长处和局限，也要认识到我们所使用的理论的长处和局限，即便我们在努力强化理论运用能力之时，也要做到这一点。

当我们运用批评理论去分析《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时候，还有当你们开始运用批评理论去解读其他文学作品的时候，千万要记住，对于同一部文学作品，不同的理论阐释可能产生极为不同的见解，因为它们集中关注的是不同的人物和不同的情节内容，即便对于同一人物和事件，也会产生完全相反的看法。各派理论之间也可能有许多重合之处，对于同一部作品，它们的解读彼此兼容，甚至相似。批评理论不是孤立的实体，彼此之间大相径庭，能够分门别类，就像我们在花店看到的花桶一样，哪些放郁金香，哪些放黄水仙，哪些放康乃馨，分得一清二楚。如果继续使用这个比喻，我们不妨把理论看作形形色色的花束。在每一把花束之中，都有少数几枝鲜花出现在其他花束中。在其他花束中，它们是主体或被用来满足不同的目的。

举例来说，虽说马克思主义集中关注的是人类行为背后的社会经济因素，但是，它也不排斥人类经验的心理领域；另外，它探讨人类心理是为了证明，心理体验的形成是受到了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而非心理

分析通常设想的那些原因所致。同样，女性主义分析经常利用心理分析和马克思主义概念，它用这些概念去揭示女性主义关注的内容，例如，考察女性如何受到心理和社会经济压迫。即便批评家运用相同的理论工具去解读同一部文学作品，也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阐释，运用同一种理论并不一定意味着用同一种方式解读文学作品。如果你读了其他批评家对《了不起的盖茨比》的阐释，你极可能发现，他们在某些方面赞同我的阐释，在某些方面则并非如此，虽说我们好像用的是相同的理论工具。

说到这里，简单地介绍一些重要概念或许对你有所助益。我在上文中提到其他“批评家”，“批评家”和“文学批评”等术语不一定暗指给文学作品挑错，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总的说来，文学批评试图向我们解释文学作品：它的产生、它的意义、它的构思和它的美感。批评家往往在他们彼此对作品的阐释中发现缺憾，而不是在文学作品中去寻找。电影批评家和书评家会告诉我们是否应该观看或阅读他们所评论的电影或书籍；文学批评家则不然，他们花大量时间从事的是解释性工作，而非评价性工作，即便他们冠冕堂皇的目的是评价文学作品的美学性质，就像第五章所描述的新批评派的目的那样。当然，当我们应用那些志在改变世界的批评理论——例如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非裔美国文学批评、同性恋批评和后殖民批评——之时，我们有时候会发现，某部作品的缺憾在于，它有意或无意地提倡性别歧视、阶级歧视、种族主义或殖民主义的价值观。尽管如此，这些有缺憾的作品依然有其自身的价值，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它去认识这些压迫性的意识形态的运作情况。

一方面，批评理论（即文学理论）试图解释各式文学批评赖以存身的论断和价值观。严格说来，当我们在阐释文学文本的时候，我们从事的是文学批评工作；当我们去考察我们的阐释行为所依据的标准之时，我们是在从事批评理论工作。简单地说，文学批评就是将批评理论应用于文学文本，无论该批评家是否意识到自己的阐释中所贯穿的那些理论预设。事实上，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文学批评无法脱离它所依据的理论预设，这就是为什么**批评**一词在惯常用法中似乎包含**理论**一词的含义。

批评理论方面的例证包括：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论解



构性语言理论的文章，路易斯·罗森布拉特对**文本、读者和诗歌**的界定。在以下各章，我试图解释各个批评流派的理论概念如何具体运作，还会解释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文学批评的例子则包括：对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 1818）的解构主义阐释，对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最蓝的眼睛》（*The Bluest Eye*, 1970）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对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的《自我之歌》（“*Song of Myself*”, 1855）中意象的同性恋解读，以及书中各章对《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各种阐释。

尽管文学批评家倾向于阐释作品，而不是评价作品，但是，他们对文学市场影响巨大，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他们对某部作品的评论，也体现在他们选择阐释哪些作品，以及忽略哪些作品。当然，批评家往往去阐释那些易于运用批评理论去分析的作品。这样一来，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某派批评理论主宰着文学研究，那么，凡是适于运用这种理论去分析的作品，都会顶着伟大之作的头衔，踏入大学的讲堂，而其他作品则遭到忽视，因为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当上教师之后，往往去讲授我们学过的东西。一种流行的批评理论很可能导致某些文学作品被制度化或经典化：这些作品被当作具有“永恒”魅力的“伟大著作”传授给一代又一代学生。

在解释本书的结构编排之前，我想和诸位探讨最后一个概念，也许可称之为**顺向式**（with the grain）解读或**逆向式**（against the grain）解读。当我们顺向解读某部作品的时候，我们是在按照作品所期待的阐释方式去阐释它。例如，本书第三章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对《了不起的盖茨比》进行顺向式解读，阐明了这部作品本身如何旗帜鲜明地谴责了一种浅薄的价值观：社会地位至高无上。相比之下，如果对该小说进行逆向式解读，就要想方设法去证明，这部小说实际上非常不明智地宣扬了它显然想去谴责的价值观。因此，当我们进行逆向式解读之时，我们分析的那些文本因素，文本自身好像并没有意识到。再举一个例子，《了不起的盖茨比》显然意在证明，汤姆、黛西和莱特尔很难说是理想的配偶，所以，我们在第二章对这部小说进行的精神分析解读就是一种顺向式解读——按照小说对我们的期待去阐释它；我们的阐释表明，这些人实际上并不爱他们的伴侣。然而，由于这部小说是以传统的浪漫方式表现盖茨比对黛西的爱情——尼克说，盖茨比“一心一意”追求黛西，就

像“寻找圣杯”（156；ch. 8），盖茨比最终因为黛西送了命——如果在精神分析阐释中认为，他对黛西的情感就像其他人物的情感一样，绝不是真正的爱情，这时候，可以说，我们的阐释就是一种逆向式解读。这种阐释是小说本身没有料到的，因为小说中描写的是盖茨比全心全意地爱着黛西，这与其他人物之间的淡薄关系形成了鲜明对比。

因此，顺向式解读暗示，我们看到的正是作者所期待的，而逆向式解读则暗示，我们见到的不是文本所期待的，我们见到的是作者本人没有料到的。正如新批评家所言，我们不可能总是知道作者的意图是  
8 什么，即便作者明确说出了自己的意图，他的作品也很可能没有达到他的期待，或者超出了他的期待。当然，一些批评家确实有意地去谈论作者的意图，他们的任务就是提供作者生平的论据，以此让我们相信，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同样地，谈论文本的意图并不能保证我们的分析是正确的，我们依旧需要从文本中寻找证据来支持我们的观点。不管怎么说，任何一种理论都可能就文学作品中的某一点对该作品进行顺向式解读或逆向式解读。就通常情况而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明确自己到底要进行顺向式解读还是逆向式解读，这样一来，当我们看到一部作品是出于谴责的目的而着力描写性别歧视行为之时，就不会因为这种描写而大加挞伐。就像文学阐释涉及的诸多因素一样，这也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一部作品究竟期待人们看到什么，读者对此仁智互见。

这些问题固然很重要，但是，目前它们和你关系不太大。因为，就目前而言，当你通读本书各章之时，能在脑海中保留一般印象就可以了。事实上，如果你阅读本书是出于兴趣和精神享受，而不是期望成为一名无所不知的理论大家，那么，本书就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理由之一是，阅读本书不会使你成为无所不知的理论大家。当然，无所不知的理论大家也并不存在。你手边的这本书只是批评理论的入门之作，它是迈向一个漫长而又不断使人自我丰富的过程的第一步，这一过程正是我对你们的期待。本书会让你熟悉在许多人看来最有名气和最有用处的诸多理论，但是，还是有很多理论本书未能涵盖。然而，读过本书之后，如果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准备去阅读本书之外的一些理论；如果你对这本书中的一些理论特别感兴趣，你也可以有针对性地展开深入阅读。

为了帮助你作好准备，在每一章的开篇，本书都会用简易平实的语



言去解释这一章所涉及的理论，与此同时，还从日常生活和文学名作中选取事例，以便澄清一些理论要点。为了培养你学会用理论家的眼光来看待文学，每一章中还罗列了这派理论家就文学作品提出的一般性问题。接下来，本书还会运用现成的理论去分析菲茨杰拉德的小说，进行例示说明。下一步，本书会提出一些问题供读者深入实践，这些问题有助于读者运用该派理论分析其他文学作品。这些问题（也可用作论文探讨的话题）力图以具体文学作品为示例，让你集中关注具体的理论概念。这些文学作品中的大多数，常见于各式文选和大学的课程大纲，但是，读者很可能想用这些问题去分析其他作品。最后，如果你愿意深入了解某一家理论，每一章的末尾还附有理论著作的参考文献，供“延伸阅读”和“高端阅读”之用，这些参考文献为你学过的内容提供了有用的后续。第十三章“全景鸟瞰”针对每一派理论提出了一个问题，每个问题都是对这个批评流派的一种全景鸟瞰，体现了它关注的一般焦点，通过这种方式，这一章为你提供了一条思路，去整理你对本书所探讨的批评理论的看法。此外，这一章还试图解释理论如何反映了产生它们的那种文化的历史和政治，如何结合不同的理论为某一部作品提供一种阐释。

我们所考察的这些理论在书中的编排，依据的是它们之间的逻辑顺序，而非严格遵循它们问世的时间顺序，了解这一点，对读者也很有助益。<sup>②</sup>你会发现，书中最先出现的那些理论是最容易掌握的，它们与我们日常世界之间的联系最为明显，接下来，按照理论之间的某种必然的联系，我们再转入其他理论，这样一来，你就会看到，理论是各种相互重合、相互竞争和相互论辩的世界观，而不是界限分明的概念范畴。因此，本书会先从精神分析批评这一章开始讲起，这是因为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接触过一些精神分析的概念，虽说它们都已成为老生常谈。另外，精神分析所采用的个人体验非常容易为大多数人所认同，这也是原因之一。马克思主义批评一章紧随其后，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既有重合，又有论争。女性主义之所以放在这两派理论之后，是因为它对前两派理论的概念既有借鉴又有争议。其余章节的编排顺序，可依此类推。尽管历史范畴不会成为本书的主要组织原则，但是各派理论之间的历史关系（例如，新批评如何成为传统历史主义的反拨对象，或解构主义如何成为结构主义的反拨对象）将在书中得到解

释，因为这类关系可以澄清我们正在使用的一些理论概念，在某些方面，它们也说明了，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夺取思想支配权的斗争也是夺取社会和政治支配权的斗争。

在这里，我要讲一讲关于我个人经历的一桩轶事；你会发现，这件事与你初次接触批评理论的情形不无关系。当我首次读到雅克·德里达的《结构、符号和游戏》（“Structure, Sign and Play”）那篇文章时——或许是他的解构主义理论介绍中印行最多的一篇文章——我正坐在我的64款雪佛兰轿车里，当时一场雷雨骤然袭来，我被困在了停车场。那时候，我刚刚开始涉猎批评理论，我对这篇文章的反应是泪水涟涟，这倒不是因为我被它感动了，也不是因为被雷雨带来的壮美景象所感动，真正的原因是，这篇文章我看不懂。在此之前，我还自居为聪明之士——我在大学期间苦攻哲学，能够出色地“解码”艰涩作品。“我怎么就读不懂这篇文章呢？”我疑窦丛生。“难道我远不如自认为的那么聪明吗？”我最后终于明白了，问题不在于德里达的思想如何复杂，问题在于我对它们一无所知。此前，在我的人生经验中，似乎还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让我将他的思想与我熟悉的东西挂上钩。我没有路线图，于是迷了路。我想，这种体验是接触新理论（不只是解构主义而已）的学生常有的。我们完全不知道从何处下手。

这样说来，我在以下各章中为诸位提供的实际上是一张路线图。我认为，用旅途来比喻我们的探索是非常贴切的，因为知识不是我们生而习得的东西，它是我们的本真状态，或是我们力求达到的状态。知识构成了我们与自我、我们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因为正是透过知识这个透镜，我们才得以审视自己和世界。改变了透镜就等于改变了观察过程和观察者本人。这个原则让知识变得既令人恐惧又具有解放效果，既让人非常痛苦又让人极度快乐。如果本书能够帮助你发现，为了这份快乐值得去忍受痛苦，而这种痛苦又是值得尊敬的——如果它帮助你认识到自己最初的恐惧和惶惑，这实际上标志着你已经向一个不熟悉但值得费力探索的领域迈出了一大步——那么，本书就完成了一项重要任务。

## 【注释】

- ① 本书夹注中引用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是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在1992年推出的版本（马修·J.布鲁克利 [Matthew J. Bruccoli] 注释并作序）。夹注中既标示页码又标示章节，以便读者使用该小说的其他版本。
- ② 在研究批评理论的时候，虽然我们很想严格遵循年代顺序，但这样做会产生一些问题。最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或许是，如果从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视角去看，理论在学术界出现的年代顺序不同于它们实际出现的年代顺序。例如，如果我们以学术史作为本书的组织原则，本书就应先讲新批评（第五章）讲起，尽管新批评对于学术界的支配始于二战之后。如果我们用广义的历史作为组织原则，那么，本书可能要从女性主义（第四章）讲起，因为有人认为女性主义始于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的《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1792），或者更早。尽管我在安排本书章节之时遵照的是我所认为的逻辑顺序，但请读者注意，我并没有放弃年表，只是对它进行了重新考虑。之所以先讲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这三派理论，除了它们具有基础性特征之外，它们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也早于新批评，所以，新批评被安排在了下一章。讲述其他理论的各个章节以年代为编排顺序，主要依据的是各派理论在学界占据重要地位、获得广泛认可的时间顺序。

## 【引用作品书目】

Fitzgerald, F. Scott. *The Great Gatsby*. 1925. New York: Macmillan, 1992.